# 蘀石齋文集

# 擘石齋文集總目

# 蘀石齋文集卷第一

秀水

翰林院恭撰文

獻俘告祭

社稷壇文

維・

天維

祖

宗集命予一人綏和萬邦宣德之文輯甯萬邦宣德之武自

大伊犂大定暨于回部悉臣乃有逆酋小和卓木霍集占兄

弟首負我深恩肆爲狂悖爰申

天討用協人心茲將軍兆惠富德等疊報捷音克平二逆其

地則拔達山界其汗則素爾坦沙既奉檄以歸誠遂殲渠而
函首並將擒獲馳送京師大軍奏凱而還古禮獻功于社適
臻西極咸徠之盛皆賴
靈祇默佑之鴻典舉獻俘伏惟
神鑒謹告
上躬謁
泰陵祝文
仰惟
皇考德懋建中功勤馭外
神謨廣運鞏奕世之丕基
至教長詒啟無疆之駿業頻歲準夷底定昨冬回部悉平乃
敢告

廟致虔復命上
陵申謝皆賴兢兢業業操十三年之心敬承
皇祖用令蕩蕩平平廓二萬里之域爭格
天庥實荷
先恩彌懷永慕謹于夙夜當有道以持盈爲我邦家惟在天
之裕後伏祈
慈鑒尙
賜居歆

純惠皇貴妃百日祭文

蘭館棻壇彌軫協坤之度蕙肴蘭藉虛攄申巽之忱俟彤史
以傳芳臨玉除而致誄爾純惠皇貴妃秉心四德贊教六宮
早毓慶之叶占本支裕啟久宣勤之如禮內職宏修証上界

兮翽翽緬流飈兮俄頃蜩鳴螢照菀露白以霏霏黍熟禾登園風凉而冉冉已過中元之節適逢合朔之辰百日旋周一后永悼嗚呼惟純惟憲昭淑範于方來以典以文篤恩施于未既欽茲芬苾尚克歆承

皇三子大祭文

金枝霧擢方圓德緒之昌玉樹風零奚忍哀辭之罄一句已越大祭斯陳爾皇三子永　性而克孝學則多文勤講習于書房早得羣經淹貫飭威儀于子舍洵為諸弟觀型每呈覽夫篇章輒願言其成就念失亾妃之恃甫銜今夏之悲定默損于五中至情莫慰遂亟攖乎二豎弱質難支既藥鼎以無方豈雲軿而有路盂蘭會上猶餘一夕之香華鶴歸來乍隔千秋之訊思而不見慟矣如何嗚呼眷茲椒寢逝百日而未

過赦爾醴筵洴兩行而已極誠申祟告尙格歆承

祭赦建河神廟告成加封文

維神源尊星宿澗達滄溟夙襄土宇之安鴻播民人之利仰溯祖功宗德負大川以升禋用符秋報春祈推隆禮而受福靈祇既發奕禩同瞻朕撫寓晁勤賓河瀰恪念茲鴈戶農稼猶數十州埜我金隄蒇修耆億萬胥爰以孫家之集溢于丙子之秋敕臣工亟完築樂春風載展巡綠野十江堤夏月親臨視黃流于徐境齋心虔恪順軌慶臻荷神明默相之妙捷于呼吸欣大瀾滙歸之暢漩彼淵澄實感

宏庥用申祇荅命官立廟卽地鳩材規山勢于雲龍雄開方
位轄水維于淮泗靜鎮疆原越稔歲而落成撰良辰以致告
旣新尊祀特進崇稱謹加封　神爲顯佑通濟昭靈效順廣
利安民金龍四大王粹穆輝容炳麟祝號增于前典巍彰庇
物之仁亟有後徽普協祐邦之吉從此翠旂肅指分左廡右
廡以揚懿經瀆恬趨合上游下游而秉令淵涵九曲桃花瓜
蔓常淸澤沃萬年休氣榮光益茂
朕方基于宥密孚
天心以式羣靈　神其歆乃保障濟地道而展庶彙潔將牲
醴綏享初儀永鑒誠禋翊和盛化

祭敕建海神廟告成文

滄海爲九川之長浙河受三折之趨瀏注惟功基防是力當

先帝懷柔之治爭以馨香維　明神感格之心恬茲潮汐旣
敉祀鹽官之邑遂奠成玉帶之隄沃壤斂滋豐年賴慶
朕再臨吳越兩報牲牢爰規勢於錢塘維閒離位特庀材于
將作儆役坎靈承冀荒庥載崇新構陽侯萃職森羅衞從之
儀水伯承風中布指揮之義門外東瞻萬里朗雲濤于檐龕
樓前西轉一江蕭濤瀾于子午翠旂初展全收鯢鰲清光闢
檢高纛靜擁鳳山正邑從此惠于稼穡與我人民地近鐵幢
籥鼓奏送迎之曲天臨貝闕春秋處香火之司茲以落成撰
辰專告　靈其昭覲賞用鑒歆

祭錢塘江神文

維　神泝汜疏靈海邦播潤朝潮夕汐嘘噏稟夫陰陽秋旺
春生往來符于晦朔是以山開吳越一江之形勢占雄州合

東西千里之人文匯秀既歲時而典秩胥民物以綏嘉
朕玉輅初巡會臨鳳艦青旂載拂更錫龍章攬瀛濵以薦芬
專官肅告沓濤瀾之循軌沃壤豐登　神貺惟歆淵衷是格

祭伊犁河神文

朕受
命承家化綏億域懷神秩祀馨格一心爰從乙亥之春王師
申討始達伊犁之境時雨效靈準人既卽敘以救甯囘部旣
僭來而式廓波恬兩岸履憑舟騎之通派合千山早受版章
之隸惟　神嘉貺翊我大勳萬里而遥久繪圖以攬勝五年
而近常捧藻以攄忱特崇齋帛之文肇舉祭川之典瑞卉雲
物自今加潩邊氓功溉土田以歲長歆國祀浩浩崑墟之北
比于瀆尊洋洋瀚海之東昭茲坎德醴牲用潔遄告維虔

諭祭宋臣中書令濟陽郡王謚武惠曹彬文
勳伐紀于旂常官司秩祀神明憑其土地廟食垂庥荅貺庶
而報功訓臣僚以爲憲維爾篤生燕境被澤吳邦早淳厚以
居懷夙清廉而飭行洵可謂靖共守位文武兼資者矣至于
金陵平定之功非徒謙德不矜之譽惜一城之生聚忍即虔
劉誓諸將以焚香迄無肆刃祇此體天之寸念允宜饗祖于
兹、靈
朕重涖江堧載昭祭典靈旂風雨尚降福于春人近社雞豚
永薦芬于秋稼肅然來止以克歆承
諭祭明臣方孝孺等文
穹壤之存忠義懸歲月而逾新豆籩之妥神明炳旂常而勿
替爰昭鉅典亦遣專官維爾方孝孺等間代鍾英同時聚俊

屬明邦之譽造遘端難以艱貞各守秉彝祗誓心以不二俱
扶陽德洵報主而靡他斧鑕甘之如飴綱常重之若鼎懍然
生氣豈人謀之弗臧灼厥先幾奈天意之有在於戲龍攀鳳
附不濟十廟于雞鳴玉潔霜晶自壯千秋于木末
朕重巡江國特畀禮宗薦以蘋芳靈其歆只

諭祭明臣新建伯謚文成王守仁文
致君高臣濟之勳鼎鍾紀美聞道重守先之業俎豆垂光尤
模楷之無偏宜苾芬之有恪惟爾稟資異敏造詣精深初不
畏于直言龍場被謫既究乎夫道寇南贛知軍消乎迅定逆
藩甚者久滋讒口乃思田之招撫與八寨之埽除智慮彌周
神明愈湛雖德性超象山之悟語近禪宗而良知接孟氏之
傳祀從　文廟於戲功名學術氣節文章萃于一身風乎百

世

朕夙嘉乃喆重涖南疆望其桑梓之墟錫以蘋蘩之奠靈兮
來格咨爾欽承

敕建河神廟碑

河自達豫而下逶迤入徐境道狹而曲勢迅而易沓過此復
逶迤數百里乃挾洪澤之波以出乎海口于是障徐之衝頻
歲用力尤鉅乾隆丙子秋徐之孫家集潰溢亟命大臣董役
築塞惟謹丁丑春
朕重舉南巡夏四月涖徐親閱令官測量河身務沂大溜直
趨刷深復舊而于徐之城外增築石隄更培固諸岸工荷
天之寵庇　神之庥時則恬瀾順軌閼淤胥通彌望沃野興
耕民氣和樂夫崇德報功國有常典矧

朕夙夜齋心法
祖敬
天懷柔百神訖于四海所勤勤不敢少自暇逸蠲馨香之享
格者凡以為民維　神佑國奠河護漕澤境功德之鉅克稱
瀆宗我
世祖章皇帝開天肇宇化綏萬靈順治三年
敕封神為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我
聖祖仁皇帝德協清寧省岳巡河
親籌底績康熙二十九年
敕加封神為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惟茲清江斯
皇河並建有靈廟春秋永祀今　神鑒
朕涖徐親閱之誠順軌效祥捷于桴鼓是所以保擐瀾[?]安[?]滋

旱年穀者實惟 神聰明正直潛佑默助之功爲多其敢忘
秩祀爰以其年命守土臣相地銅山縣雲龍山之北峻深亢
吉創立新廟用崇專祀祇報 鴻庥明年冬廟成傑構既
煥宜晉崇稱特加封 神爲顯佑通濟昭靈效順廣利安民
金龍四大王龍德協應王爵載尊祝號丕揚歆于萬禩惟是
河水之所經若山林川谷邱陵田疇屋廬自徐之上迄于下
聚可生遂我民者咸賴 神之襲行天職以是惠是普又豈
惟澤永蔭于徐也與享事初行考碑斯樹增舊典紀豐功流
慶無極敬作迎送之曲俾歌以妥而代銘焉其詩曰
導長源崑崙墟沛吾仁東海趨中湉瀾兮于徐暨上下兮舒
舒雲龍兮山起揚翠旌兮清光萬里靈之來兮春風田鼓兮
鼛鼛靈之下兮秋月稻香兮醇醇陳嘉醴兮簫管諧說吾人

兮龍堂開　右迎神

龍堂開雲靉靆山凝華水澄采斂羣靈兮安驅望青天兮海在靈之酉兮洋洋五土賴兮樂康靈之旋兮肅肅和氣周兮百瀆顯靈兮舒舒既安驅兮又甯居光前典兮饗于徐綏我萬年兮潤中區　右送神

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諡義烈班第墓碑

稽旌忠之大典疊賁榮光溯報國之中誠殊深惻念易名既顯泐石斯崇爾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班第英姿天挺偉績日章歷踐嚴封久以干城是寄預參密畫允惟帷幄堪資朕鑒其經緯之材宣我柔懷之化畀專閫節薄伐準夷五月爲期式廓誕敷之命一兵不試丕昭耆定之勳迺建上公賞襃遠略屬版圖之初隸値狷小之猝乘肘腋難安誓同袍而

蹈刃寧蒼可格先壹志以捐軀懍正氣以猶生撫新塋而識悼謚之義烈慰厥幽冥於戲成仁取義歸來萬里之魂勒鼎銘鍾不朽千秋之事欽予寵䘏宜爾嗣昌

吏部尚書王安國謚文肅誥碑

維臣工之稱位尚重清操必中外以官猷彌堅晚節良楷已邈美謚斯傳爾吏部尚書王安國江甸鍾英巖廊振采巍科蚤擢屢司柄于文章鉅任頻膺誕攄誠于政事出播仁風於嶺海入襄懋績于鈞樞久作秩宗晉掌邦治守茲介石亮哉夙夜之心翊我昌辰允矣中朝之望何沈痾之莫起遽遠逝以長辭䘏典具頒易名爰定謚之文肅乎厥生平於戲琴鼎摛華賁重泉之芬苾貞珉紀徽煥奕世之松楸勖爾後人敬承庥命

擇石齋文集卷第一　終

# 蘀石齋文集卷第二

秀水 錢 載 坤一

## 奏摺一

### 恭進摺 乾隆庚寅

謹 奏爲恭進詩冊事本年八月恭遇

皇上六旬萬壽慶辰六甲初周 萬年申錫海寓徧稱觥之

誼朝班先祝嘏之忱欽惟我

皇上至聖生安太和參贊 功隆孝治位祿名壽之彌昌

德備乾行元亨利貞之益茂 臣等宮僚職忝颺拜心虔自知

測識以管蠡猶賦形容于萬一謹撰詩合一百計六冊恭進

御覽欣承 嘉運豐登萬寶之初仰頌 昌符戩穀九如之

盛

恭進摺 乾隆辛卯

本年十一月恭遇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

皇太后八旬萬壽慶辰　茂德普昭　鴻庥駢衍

九如春永六千歲華實循環　五代福同十萬里車書拱

極肇黃鍾以衍算續續律長增玉燭以含輝綿綿時泰海屋

之籌以萬數

壽紀齊天華封之祝以千聲歡騰滕地斯誠隆古之盛未有

如今者也欽惟我

皇上孝治勤家　乾行秉籙　至性章施以有慶祟上

徽音　丕基式立以無疆敬敷

懿教　綸言疊沛推恩乎中外臣民　壽域宏開聚景乎山

川錦繡大哉化日光天之瑞應允矣重熙累洽之昌符臣等
幸備清班欣逢　盛典仰聆鈞樂固知莫罄夫形容俯效
衢歌猶敢稱伸其忱悃謹撰詩合裝一函計共六冊恭呈
御覽

恭謝摺　乾隆乙未七月

本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內閣學士錢載著在阿哥書房行走欽此竊臣材本凡
庸識尤淺陋蒙
皇上天恩屢加賞拔洊廁清班甚媿報稱之難常切冰兢之
懼茲者仰荷
天恩
特命臣在　阿哥書房行走

恩深獎勵溢分逾涯臣惟有遵循規矩黽勉趨走細繹夙昔之所僅知殫竭討論之所必及務以上酬

高厚鴻恩于萬一

恭報摺 乾隆丙申

竊學政例當歲底具摺臣蒙

皇上天恩督學山東于六月二十五日到任即于七月初七日赴曹州補前任歲考竣八月初七日至兗州始舉行科考兗州向分曲阜一棚二十七日至曲阜臣蒙

恩得循例祭 孔林實爲至幸隨于九月二十三日至沂州十月十三日至泰安皆次第考竣十一月初二日回省考濟南十二月初四日至武定現在辦考約于本月二十四日可畢山東十府已考過五府矣來歲新正臣擬于未開印前起

程行九日先至登州開印卽考登州遂考萊州而青州卽趨
曹州而東昌約于六月中旬此五府又可考竣回省後七月
初卽舉行錄科可于鄉試屆期之前一切告竣今年仰荷
聖駕東巡
特恩廣童生新進之額大學五名中學四名小學三名通計
山東全省當廣額至五百五十六名士子皆感
恩奮勉老童之入彀有八十六歲者而幼童之熟背五經亦
多且今年係閱十二年舉行拔貢之年臣考過諸郡所拔生
員實有少年英俊其人其文俱屬可觀考蓋先循例考經學
古學一場臣又加覆試一場然後正科考一場覆試一場然
後考拔貢第一場第二場凡經解賦詩四書文策論諸體皆
備乃始得中選仰惟我

皇上文德覃敷深仁厚澤風教沾濡山川發育臣固在任爲
國家慶而實亦自幸叨蒙
恩得以樂觀其盛抑臣至愚極陋講論所及惟有敬謹敷布
聖天子樂育人材教孝教忠之實義務勸其束修自愛守禮
懷刑少壯者努力學問而樸魯者安居鄉里若夫藉端考場
內外諸弊臣關防甚嚴提調官接訪甚力而士子實皆懍遵
功令並未有鎗手冒籍頂替傳遞等弊至于文生武生有干
涉詞訟府縣審應斥革者立予斥革凡學政衙門案件例當
與撫臣文移會同臣固不敢失之寬縱而地方有司亦並未
有欺侮斯文之處此臣半年以來所經辦者敬謹繕摺據實
陳奏伏祈
皇上睿鑒

恭慰摺乾隆丁酉

臣在登州二月初二日恭聞

聖母皇太后升遐臣伏地哀號罔知所措謹摘冠纓仍卽拔

考初七日疊接京報跪讀

諭旨命以

誥書頒到日外省文武臣始成服哭臨臣伏地舉哀未卽成

服欽惟

大行皇太后陛下

聖同

天德

慈在

帝躬四十二年

壽莫尊天下養百千萬事
仁厚造
聖人家遂古希逢寰瀛永慕仰惟我
皇上至孝瞻依長號擗踊
呼搶所至天地爲悲臣蒲服難安蟻忱欲達伏祈
聖孝深自節哀重體
庭闈均調
寢食上繫
宗社無疆之福下荅臣民莫罄之心臣瀝誠繕摺無任迫切
恐惶之至
恭慰摺乾隆丁酉
臣在青州府考試三月初七日接到京報驚聞二月二十有

八日　四阿哥甍逝臣莫知所以贇切悲愴臣不諳禮節仰

惟我

皇上躬承大事卽日

泰東陵萬年協吉

太廟升祔諸鴻儀

至孝至誠咸仗

聖心早晚恭行至勞至鉅乃于今辰適有天屬之戚臣伏祈

皇上慈懷隨時寬攝臣愚衷悚仄不敢不繕摺上陳伏惟

天慈俯鑒

恭懇摺乾隆丁酉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欽奉

孝聖憲皇后升祔

恩詔內外大小各官其陞級及改任者著照新銜封贈竊臣至寒極陋荷蒙皇上鴻恩擢列二品得以贈及二代臣祖父母父母疊膺誥命至榮至幸永戴永感今臣有所恭懇者伏念臣曾祖父臣錢泮蚤世曾祖母譚氏半生苦節臣實不能稍盡烏私願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仰祈聖恩馳贈臣曾祖父母臣生生世世報荅難盡爲此瀝誠繕摺上陳伏祈睿鑒

恭謝摺 乾隆庚子

竊臣蒙皇上天恩派至陝西四川行告祭禮臣於二月十六日自京

起程至陝西致祭
西嶽華山之神
黃帝軒轅氏周漢後魏唐諸陵
西鎮吳山之神凡十五處敬謹將事四月二十日至成都二
十一日致祭
江瀆之神敬謹如禮二十三日臣 卽回程行至沔縣始見邸
報臚讀內閣奉
上諭禮部左侍郎員缺著錢載補授欽此臣 當卽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 至愚極陋豢
皇上加恩培植在 上書房行走豪無報稱茲復仰荷
聖心垂注擢佐卿班俾臣 于蜀門道次恭聞

恩命循分悚惶感激無似臣馳至西安敬謹具摺附護理陝西巡撫布政使臣尙安奏事之便齎進臣即日馳赴山莊
宮門恭復
恩命恭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

恭謝摺 乾隆癸卯

本年三月內閣奉
上諭禮部侍郎錢戢年力就衰難以供職加恩予原品休致
欽此竊臣至愚極陋由進士出身蒙
皇上天恩選列翰林拔至卿貳擢入　書房備承榮渥叅臣年已七十六歲兩耳重聽難於應對實難供職臣戀

恩戀
闕口切悚惶茲屆京察仰蒙
聖主鴻慈格外矜全仍
予原品休致臣久荷
高厚栽培備員三十二年子孫家室皆受
聖主深恩感激涕零犬馬之心無可仰報來年春月恭遇
翠華南幸臣得隨浙江在籍諸臣後跪迎
聖駕仰觀
天顏舞蹈歡欣莫可言喻臣瀝誠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睿鑒

擇石齋文集卷第二 終

# 蘀石齋文集卷第三

秀水 錢 載 坤一

## 奏摺二

### 請釐定堯陵摺 乾隆庚子十一月廿三日

竊臣今年奉
命告祭于秦蜀同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陵于城東北七十里所謂陬山淵中者尋奉
命典試江南過東平訪向所祭堯陵于州東北二十里靈泉山之陽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按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曾濮間所祭之堯陵今臣裝所搨平陽堯陵石刻六軸敬謹恭呈別摺錄其草野之交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讀加貼黃簽以便

御覽竝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撫臣岳濬請東平堯陵改祀濮州原奏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卿遵旨議大理寺卿尹嘉銓奏平陽堯陵原奏于後臣前面奏平陽所訪得面奉諭旨許臣次第查攷今臣徧考諸書詳繹史記體例臣至愚昧竊以爲當據漢司馬遷史記爲斷敬爲我皇上一一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似可不稽惟呂氏春秋云堯葬于穀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遷蓋極形其侈濫

故遷之撰五帝本紀於堯亦不書葬所未嘗采穀林之說非特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文體例有以知古者帝王都于其所則葬于其所故遷之不書非闕文也五帝本紀黃帝既云未嘗甯居又云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衞是黃帝之都無常處也未云黃帝崩葬橋山惟以黃帝之都無常處故必書其葬所此遷史例也且于封禪書備載齊人公孫卿奏黃帝上天之事而于本紀自書葬橋山斯又遷之特筆已于是帝顓頊帝嚳帝堯皆不書其所都不書其葬所帝顓頊帝嚳之不書猶可曰闕文其在帝堯禹貢曰冀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後儒以爲尊京師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然則堯之都冀可無書也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而遷于帝舜則曰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

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書其葬所與黃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　臣所云正文者蓋以司馬遷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覽如帝王世紀諸此如呂氏春秋皆見收于劉宋裴駰集解以注入于史記不書葬所之下遂爾紛煩不一　臣謹斷以史記不采呂不韋之堯葬穀林而先據諸本紀正文疏明其體例夏本紀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則不于其所都之冀州矣故必書其葬所然其書葬所也乃于贊語中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或言者蓋慎之也于是黃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之書葬凡三而文詞各別要之不崩于其所都故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于其所而葬于其所不書葬可以思矣殷本紀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則湯都亳矣然其崩不書葬則都于其所而葬于其所已周本紀既曰武王至周贊語又曰周復都豐鎬武王之崩不書葬而先是云九年上祭于畢則文王墓也贊語又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皆有見之法 臣今年奉　命致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得見周公太公伯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則周之都于其所而葬于其所故不書實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之都于平陽而葬于平陽可以信矣司馬遷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遷于以上本紀其體如是至于秦漢則近矣其所書葬又不可以例其前也 臣謹再歷辨諸書之謬于後自呂氏春秋始云堯葬穀林司馬遷雖不采于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時人歷昭帝宣帝至元

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歷敘堯葬濟陰丘壠皆小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丘壠之處則實與臣所見之丘壠高大不合盖向意祗在甚言薄葬非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則沿誤于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處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如是之多則必侈必濫矣今其書不存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臣所見太公墓實葬于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以此思之皇覽所言未可盡信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仍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城陽西北四十里臣謹按史記正文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書葬地而小

注乃駰案皇覽曰堯葬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邛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于詩爲唐國此皆劉宋裴駰彙合諸書之一說相承而劉向傳邛壠皆小已誤爲邛壠山以致後此諸書之彙引者至謂與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未嘗言也後漢班固明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章帝建初中始成班固前望劉向百二十餘年其于地理志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顏師古又于其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班固未嘗言堯葬處也至劉宋范蔚宗後漢書郡國志乃直書成陽有堯冢靈臺故蔚宗八志未成而卒其補志乃蕭梁之劉昭後此而顏師古又已引郡國志以注地理志似此糾紛盡魏之皇覽晉之帝王世紀其說乃流傳也然則後此如晉書地理志之作于唐及宋史禮志凡書所引據

堯陵如前說者臣亦不敢多所敘辨以上煩
聖聽臣敬謹再疏明其事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此正文也蓋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然其說之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定爲堯冢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此亦後漢書正文是卽乾隆元年山東撫臣岳濬奏請帝堯陵由東平改祀濮州爲
國家有大典禮行告祭之處此臣從前在山東時所遠瞻于平野略撫山川形勝之結構竊計非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何事遠葬于濮州而所葬乃如是今訪得平陽堯陵之靈境蒙
恩許臣一次躬查攷然後知濮州所謂濟陰成陽處確非堯冢

也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南宋洪适隸釋皆列後漢堯祠祈雨碑修跋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靈神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為祈雨于堯祠也堯祠在濟陰郡适跋云右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

臣按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修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云李樹連枝生于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熹平四年建 臣按熹平四年靈帝時也又後漢堯母碑修跋云其文略曰慶都仙殁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臣按此以意容附行以殄）後云故廷尉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于是修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然由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稱堯母葬處惟

見于此碑當亦葬成陽也而諸書多爲城陽惟此碑爲成陽
适跋云右成陽靈臺碑靈帝建甯五年立與堯廟二碑皆在
成陽于是适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
臺爲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
臺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
都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臣按今水經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並無成陽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知洪适所據者何本臣謹按右第一
碑第二碑修與适所跋確是堯廟堯祠第三碑亦云當修堯祠
祠修跋此碑似猶疑堯母葬處乃引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
而云亦葬成陽者意謂帝堯蓋虛辭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確
敘堯冢則何必引書以爲據至适跋此碑云靈臺非堯冢明
矣蓋信章帝之成陽靈臺而直闕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

冢靈臺也據此濮州凤有堯廟堯祠與堯母靈臺而未嘗有
堯冢 臣 又獲考隸釋所載孟郁修堯廟碑云聞帝堯陵在成
陽遣戶曹掾具中牢祠又云與西宮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
因祀廟修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
卽其地敘其事何必曰聞又覆考堯祠碑云復舊與造立靈
廟以一太牢秩祠又云乃共立壇墠刊碑紀石是因重建堯
廟而設壇墠未嘗先有陵也蓋堯陵未知實處而人之欲有
堯陵于濟陰成陽者實其敬聖之誠然則章帝之祠唐堯于
成陽靈臺祠其廟也安帝之祠唐堯于成陽亦非祠其陵也
而後此之引後漢有三碑與皇覽帝王世紀諸書相附者並
不詳繹碑文以分別祠廟陵之義緣好異之書如晉時所出
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游居于陶

一百年陟于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南齊任昉所收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北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又有偃朱故城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右穀林之說者必欲附會堯之嘗居濟陰且陟于濟陰則堯必葬于濟陰矣後魏酈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堯妃中山夫人祠然于後結束云攷地驗狀咸為疎僻蓋聞疑書疑耳自濟陰既當有堯陵好事者附之堯母慶都陵又附之中山夫人祠道元在後魏時已無可攷驗槩之以聞疑書疑然則濟陰之無堯陵信矣臣考今其處惟存徐世所稱帝堯墓三字一碑而世之引水經注以考堯陵者但斷稱其前幅而脫略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以備引之本意東平之祀堯陵宋

開寶詔祠堯于鄆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祀堯于東平祭文云遣官賫祀修陵 臣 昨訪靈泉山處陵在平地後立一甎牆冢高四尺貼牆出小頂前去頂尺餘一雲龍紋石片平其上左右前各鑲立一石片如擁護然 臣 于石片缺處仰瞻鬆土鼓落有斷甎零石而貼牆小頂生草一堆其地之前稍左有東闞山西闞山斜走缺斷略無環抱斷然非帝堯葬處此岳濬請改祀濮州禮臣議准不爲無據也至尹嘉銓之奏平陽考据未備廷臣議駁自當慎守舊典今 臣 攷得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于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苹之注目以爲妄之甚蓋右濟陰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則此語蓋實也 臣 又攷得北史魏孝文帝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于平陽此亦祠于廟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

此當祭于陵先是二十年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夫在孝文時猶常修祀于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水經注之于濟陰已云闕疑書疑然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已渺茫矣且孝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劉宋蕭齊之遞嬗所以濟陰之一說自沿于劉宋裴駰而孝文之太牢自行于冀州漢郡（臣按後漢書郡國志平陽屬河東郡）據此稱斷則後此如唐開元五年詔稽無量祠堯平陽之見于史者臣亦不敢多引以上煩

聖聽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今年臣蒙

恩遣祭黃帝陵于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靈境猶未徧地中

有山之義及見堯陵于陬山與黃帝陵各形勢而氣象同易
曰地中有山乃知四周山高起遶其回環曲折不斷於其入
處如入地中此及見地山乃安于地上水自深于地中盡地
在山中也 臣 無簡明之筆謹瑣陳兩山之形勝洛水在橋山
東自北流南入宜君縣境折而西以北趨黃河延綏慶陽之
間有山曰西山延長千二百里以起爲橋山穹然橫亙九里
黃帝葬穹處下古柏千株其前平出則立土直下際水之行
路也其後尋蓋三峯擁之三峯垂下即起其接斷處墳(去聲)一
行形家所謂過峽也四圍而中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
山連後峯轉而出立土如獄體十數里回于前爲橋山對面
之山盤陀黃石墳(去聲)其下坦如開懷橫疊小土山八九層皆
與橋山勢相讓相合又環而左際水山腳重重抱于橋山左

而後峯轉左之山腳出與相錯盡自右回前轉左復遶後之高山四周如環其頂如平垣而平頂之外無一峯尖四周之內無一蟲石竇則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如鑿空然皆地也所最神者右山肩落一水曰沮水先分一流入峽之石中出于左而前其右之一流深于地中自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部縣繞橋山前轉左以遶後恰與峽中出者會盡一水之分而復合爲一氣也左肩又落一水俱合于橋山左掖屈曲出以會洛水而左折于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自橋山西經耀州南兩山狹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之高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過此透迤北折而坦兩山相夾不齊入于地中則見橋山究阪山之堯陵平陽城東北四十里村徑漸狹而坦有坊曰堯天咫尺于見土山夾入盡土門也

漸坦漸下如入地中則見左右土山皆壁立村居種作寬窄隨灣其外西也遠山環之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右之壁立乃陵背之他山轉前爲陵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于左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爲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本山右肩倚分自東而西以出于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爲左也蓋堯陵南鄉也左右之相距至此亦不大寬而兩壁之立無可以路而出也初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至頂漸則大小黃石層疊于下其上立土至頂更入更高左之壁石較多於右祗一路跨水左右至于陵而北（臣按山名目陬陬隅也于義爲近）其中水口大石脚高低層疊漸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且多水衝下突再入大壑大巖左右過水行無路處其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折石多水急少可種作行于巖上俯聽水聲

于是徑益仄崖益峻乃高石壁列左如排而右亦蒼然高此大川嶽鴻蒙氣象也乃大石平出乃壁立之土頂下或盤陀石疊疊十數層或小方石疊疊數十層于是大平石左而出右而出水屈曲其閒蓋自山口以入不啻入于地中乃大轉大折于高壁大峽中以入于右古柏如蒼虯則見陵山突陵山純土其左其前直下際水其右低畝許令極作也其上平如地三四百餘步後擁五峯圓頂連排小方石疊成亦不見後山之頂五峯連下起爲翠屏左頂高一百五十尺右頂及其半廣二百餘步春生之氣益然和粹神明在焉其前猶存小殿三楹兩廡各三楹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于平如地之山上也其南則對面之山十數小圓峯坦如開懷下爲石場際水皆盤陀黃石比至陵前盤陀黃石左縮右伸與

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配然所最神者一水自陵山之背後山之根夾出于左而右轉至立土之左拔轉前過右而復出于前則高壁大峽開矣一流三十里出于外口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于陵氣塞不通終古荒絕也若非此水則至于陵目路而仙出矣 臣敬謹瑣陳兩山仰祈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營建不必相同而竟有相同之形勝 臣謹按販山之金泰和碑亦云穀林之說獨出于皇甫士安之屬又云蹤跡明甚元碑所紀猶可徵信明碑云徽唐太宗像平陽志云唐太宗征遼過此拜于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然李唐陶唐聲心援附則堯陵當日口耳相傳實在平陽唐太宗起于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像于荒陵明碑又云今日始廟而祭之荒山之中

葢其時方祀堯陵于東平何敢訕言也夫帝堯之神明自在
宇宙間亦何擇乎山東山西帝堯之陵天地皆將祏之豈有
或然之慮然求其眞而發其實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人庥暢來春
翠華巡幸五臺堯陵適在山西界中前者臣仰聆
諭旨從前議駁之後
聖心常想堯陵當在平陽何以有遠葬山東之事今臣所攷
大段如是伏祈
聖裁釐定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蹟實亦天心有待陶唐氏
之遺民臣與之問訊口耳相傳欣欣樂道豈特如金泰和碑
所云蹤跡明甚也臣愈陳愈瑣戰栗悚惶伏祈
睿鑒訓示施行

## 再陳堯陵摺 十二月十六日

竊臣遵

旨次第查攷堯陵攷得平陽之堯陵屬實濮州之堯陵屬虛

敬謹具摺覆奏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稟議駁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臣自應默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辨堯陵之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卽此一事之識禮教攸關臣敬謹再奏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實始于秦之呂不韋而牽合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陽屬濟陰郡以傳穀林之說實由于晉之皇甫謐其辨駁濟陰成陽之無堯冢者莫詳于後魏酈道元之水經注水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臣謹按此卽皇

甫謐之章三說而合之也其下接注云墨子以爲堯北教八
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
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臣謹按以爲近是則成陽之
堯冢猶未見爲確又云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俗諺
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臣謹按囚堯城本屬竹
書之荒唐況以是爲堯冢則道元之辨駁成陽無堯冢而心
非皇甫謐也蓋已太甚然後于其注之又一段備言今成陽
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
者州縣之所興設有此現在也乃復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
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
里數參差不合矣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里
數乃不合于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

耳則井郭緣生亦槩斥之矣臣謹據此道元之三層辨駁臣
所以信濮州之堯陵屬虛然臣之所以信平陽之堯陵屬實
者臣前奏謹據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正文
之例爲斷蓋因呂不韋劉向皇甫謐之說皆收于劉宋裴駰
史記集解以注入司馬遷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遷
周以前本紀之例古帝王都于其所崩于其所則葬于其所
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即以其不崩于其所都者必書葬以
知之如黃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則書葬橋山如帝舜之都
冀而崩于蒼梧之野則書葬于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至
於會稽而崩則書云或言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爲
會稽惟此三書顯然成例臣以是知帝堯之都于平陽崩于
平陽而葬于平陽不書葬則今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實已至

于秦漢之世近而皆書葬 臣 前奏云不可以例其前也又據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于王充 臣 前奏云右穀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王充僅見此語 臣 以是知堯都平陽爲冀州則堯之崩于冀而葬于冀者實在平陽又據今陬山堯陵明碑云徽唐太宗像此等無名之碑誠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舊有像而徽之不必誣也卽平陽志書亦何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塐像以配帝堯 臣 前奏云唐太宗起于太原必穏平陽若非自塐像從人何以塐像于堯陵耑唐太宗侑坐之像嘗自塐于帝堯今日陬山之陵則帝堯今日陬山之陵猶未湮于唐太宗平陽之世 臣 亦何心 臣 以是知平陽之陬山實爲堯陵況今陬山靈境鴻蒙氣象無可華飾非可游歔 臣 口不能言筆不能述 臣 前奏謹以所見黃帝之橋山

比契者伏冀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經營不必相同而

實有相同之心跡此非親至其地者不能知今廷臣皆未嘗

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 臣 言遂以爲可據 臣 敬謹職渠伏祈

皇上聖心俯鑒定司馬遷良史材正文之例黜呂不韋門下

客浮說之謬辨皇甫謐牽合兩說之由審酈道元駁翻三層

之確念唐太宗之李唐陶唐磬心援附而惜王充之傳疑傳

信片語僅存以對答 帝堯之神明以昭彰四千餘年荒山

幽邃之中春氣向存之蹟以振起人心于萬古 臣 敬謹職渠

具摺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十二月十五日奏

恩名見廿六日上再陳堯陵摺稿

旨仍著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二十三日議駁二十五日覆奏奉

旨依議

擘石齋文集卷第三　終

# 蘀石齋文集卷第四

秀水 錢 載 坤一

## 策問

### 乾隆二十四年廣西鄉試策問三首

問性學治化之原也性體明而性端擴則曾子所述格致誠正以迨修齊治平胥統焉欽惟我
皇上建極綏猷文德洽乎臣庶武功徹乎中外頻歲邀徼臣所未臣奉表而拜 闕廷者踵至
聖化之盛史冊以來蓋未之有顧惟正大一本於
聖心淵粹一基於
聖性光天之下咸其見聞士生斯世可不復性自修以仰承
栽培之至教且爲臣子者殫厥心于發動之處從茲推暨固

將以裨益治化于萬一則性功亟矣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旨可合闡與孟子之言性善妥所本與且鉤孟子言性諸說辨晰之融會之所言情與才豈有所斡旋與異于孟子而言性者荀況之後莫一豈孟子性善之言尚有未盡與迄乎宋儒始分義理氣質而言程子張子朱子遞暢其說然後性善之旨益明質則情與才孟子固引其緒也夫然性固皆善矣至於下愚之不移者可移與其終不可移與夫孔孟之關鍵性功治化中庸盡之今先探大道之本體遞作初其各著于篇

問至聖詔小子學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自身而推邇遠之間則固有兄弟夫婦朋友在夫使人倫紀由性情以正而天下可治矣我

皇上經緯鴻文日新富有
御製篇什實踰數萬首大禮大政攸關以逮山川名物含茹
古今發宣祕奧茲蒙
欽定科制第二場試以唐律則夫詩學源流正士林所宜熟
講三百篇風雅頌興比賦之義若何方夫子正樂時而雅頌
始各得其所蓋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則六義當先別識之
矣且周公大聖人也周公大制作之列于篇者可得而陳其
槩與五言既興遂推漢魏漢之古詩樂府猶有壹倡三歎之
遺古體今體至唐始備顧自晉以後組織之文詞居多而自
然之元音益少諸生試取漢魏兩晉南北朝三唐兩宋遼金
元明逮我　本朝諸詩家沿流討源第代舉其大者論列之
已足以觀師法儼其融貫三百之大義切于治道者以爲言

斯固
朝廷期待士子實學如投之以政使於四方者也則尤有厚
望焉
問禮教之行民風斯厚是固然已伏覩我
皇上作述丕昭仁濡義湯
諭旨時須諄諄於世道人心風俗爲士民詁誡卽如
欽定科制崇實去浮禮教之先莫切乎是蓋士首四民誦詩
讀書者不能反本務實而徒責椎魯者以幵綱可與是以君
子修于身修于家雖仕進而行有命至或善其宗族善其鄉
閭固性分事也亦實效忠之義可無導俗之方與古禮精意
大抵爲人道之始人道之終而不越乎孝弟兩端今所行冠
昏喪祭之常豈宜隨俗以苟安與且飲射讀灋謂非風俗之

綱維與凡諸義類上則恪循　令典所昭垂而下亦嘗約守儒先所輯定然必若何而洽乎鄉黨使洞然知王道之可親而王法之可免與夫刑以輔禮刑以弼教斯誠聖主不得已之心也方今幅幀之廣農工商賈莫不各安其所生蕩平正直盛哉大治顧扞網者猶未絕而無知之婦孺孰嘗提耳而日告之夫讀灋抑末也所以待椎魯之民則如講讀律令之條必若何而實心舉行更無滋擾與諸生苟能自淑而有以及乎宗黨鄉閭古云王道之易易其在斯與

乾隆三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一首

問刑以輔禮禮禁於未然之先法施於已然之後其在小民平日若明知禮意而身蹈于刑者固少也我

皇上仁育義正因時斟施再歲

欽定秋讞惟詳惟慎蓋日以刑期無刑爲兢兢所以籌億兆
之生全者至矣伏讀
大清律文條條與禮意相準其講讀律令一條所以告戒提
撕于未然之前非即禮教之顯寓于刑中者乎今天下縣令
千二百有幾終歲按律以議刑而小民不識文義固未知律
令之所以然也則于平日先與民講說以如是則不邁于禮
而免于刑不如是則禮違而刑不得免其可實力奉行之與
周禮讀灋即今講讀律令也每歲閭胥族師黨正州長皆屬
民讀灋其時日疏數可遞詳與今一縣自令而外學官丞簿
尉皆可以講讀律令之官也若隨其坊村堡鎮分任而迭涖
之似亦可行顧臨以官長限以月日又恐其流于擾而不免
于衆宜若何而始盡善與夫教民防民術亦多矣盍言其可

使知禮者

乾隆三十九年江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讀書不可無書而寒士亦焉能得書夫博極羣書原不以槩之經生然史家藝文志類家經籍考是則所當援據者我

皇上盛德日新博稽羣籍

詔求天下遺書開四庫全書館彙鈔祕笈

親加甲乙至于

賜題宸什以還其獻書之家斯誠亙古所未有夫亦風示天下士子興起其讀書好古之心以庶幾成國家有用之材也江西所稱理學節義文章之鄉也諸生仰承

聖化挾策而來請卽如藝文經籍編纂書目之法門中有類條其大凡且前人之編纂書目以何者爲最善昔蘇文忠記

李氏山房藏書謂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諸生幸逢今
日宜不爾也盍卽以對

問士風之振必先於教士我　國家學官之外直省復設有
書院　頒書給廩又郡縣各立書院義學資之膏火然則未
嘗無教士之地也夫教士之方諒不惟規規于月課科舉之
業蓋端在司教者已白鹿洞書院四大書院之一朱子之教
規本末終始夫固大學之方也試疏明之餘干胡先生主洞
規訓其於朱子相發者若何從前蘇湖教授之法似較簡直
而鹿洞之敎規其相該者若何江西書院最盛其嚴立教條
與會仿洞規者若何諸生讀聖賢書皆將有教士之責且與
士授生徒于鄉里講之素矣其各抒所見於篇

問文章以適于治道者爲貴董子射策皆適于治道之言老

蘇公所謂孟子之文韓子之文歐陽子之文者表裏治道可得而思我

皇上欽定唐宋文醇以嘉惠天下士予盧陵臨川南豐諸生之鄉先賢也亦既服習之矣豈不能取其文之適于治道者而深言之與三先生之後明于道而傳于文若吳虞揭范諸先生者豈不能遞言之以相益與夫策非帖書墨義之謂對策以抒其所見為長諸生應科目人也即制舉之家言陳雜芟深靑其所得亦猶可相見於學問之心蓋無古無今惟其一是斐然輸寫竊所願聞

問今

朝廷常平積穀蓋自雍正年以來法久而書顧民閒卹民之事必坐以待給于官在夫三十年之通固王政之本計然必

坐而仰給于官民氣日散而宗族鄉黨不相救患徙以望歲之無旱溢難也夫民間之相卹莫善于社倉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謂法本隋唐當時孝宗下其法于諸路江浙近郡未行而江西先行見于朱子建昌軍南城吳氏社倉記以故社倉之法在江西也則夫昉隋沿唐後行之於朱子者其可修舉而無弊與夫義田及一族社倉及一方社倉行而一方雖遇旱溢人不缺食若由一方以推行之萬方得治其禮義以免于刑罰此非理勢之必無者江西一姓同居各成村落苟其行之卹宗族而救鄉黨亦足以上裨

朝廷仁政之萬一然而圖其始也難慮其終也難夫社倉固非主之于官者也吾備言之

問刑非得已繹孔孟之書自周而已然矣我

皇上好生如天欽卹民隱每歲秋審于無可寬者乃寘之法甚矣天下臣民所當轉相告語以盡知
聖意也夫刑以輔禮刑以弼教董子曰禮禁未然之前今將使不識字之村氓入耳儆心知所畏懼而不敢犯入目儆心知所尊齒德而不敢犯計無有切于鄉飲酒讀灋者推原周禮之意酌取唐宋之規假如一鄉一縣禮教相敦而官不別設其可行與其不可行與自刑名錢穀皆責成於縣令而丞簿尉如冗員竊以為此中即有可任申明誡諭者況里巷之閒長而賢者自不乏也惟備而慎無滋他擾其可行與其不可行與試善籌之

乾隆四十年乙未科武會試策問

問文武二柄道總而途分　國家設武科以收人材又與拔

自行伍者分途並重今者多士挾策而來孫吳司馬之書能撮舉其綱要與爲將之道知信仁勇嚴五者不可缺一而兼之者尤難能援古而深言之與結陳之法訓練之方拊循之術號令賞罰之權心周者必協乎機籌制者各因其地能區別而槩陳之與我
皇上聖武丕昭徹於西北之邊東南之徼
神謨廟算卽誦習孫吳者莫能仰識且師武臣之宣力疆圉多出于滿洲世臣舊族是蓋古者三單將佐皆出自卿材也公侯腹心之寄原不塵武科一途而所以慎重武科者
親臨閱試詳加甄選尤嚴於初進則多士之觀感而奮興者講於韜略必有本矣其各抒所見於篇

乾隆四十四年

恩科江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漢甘露閒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于石渠建中初會白虎觀議論五經同異此皆是正文字不獨訓詁大義所以至後唐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鈔寫刻板頒行天下而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經典釋文皆已雕印則漢以來諸石經本皆已旒綴也我

皇上日新富有四庫全書之寫進者千百萬帙

親加校定攷義釐文豈止五經是正然待試諸生之蒙

頒發五經義疏于學宮者久其經舉一條將于此以覘夙學易重卦之相生初主京房卦氣迄不能定迨陳摶邵諸弟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凡十六字而卦象乃通然與洪範之傳蔡氏以前尚有其至醇者與詩用朱義

大端盡舉矣而鄭風之不據舊說注弃之篇二十四然與小戴禮月令與大戴禮夏小正其孰優春王正月之辨改時不改月與豳風七月之月日同與不同與聖天子振興文教文字固所是正訓詁尤在大義諸生其各對所聞

問學校至今日而益盛我皇上振興文教首重學校今歲己亥鑾幸避暑山莊先是詔建　文廟于熱河升承德州為府御製詩并記栞于碑至日親臨釋奠新設學宮之諸生俱蒙

賜賚禮教覃敷設學暨于上襄自古所未有也夫學校之制孟子舉其大端已然見于小戴禮者名義不同其有小學有大學又鄉遂皆有學有右師有左師皆所以教之也可得而疏明之與且鄉遂屬民讀灋之節尤至切其可舉行與唐之設國子監始盛至宋元豐立三舍升補法其猶可行之與學校之教孟子謂申之以孝弟之義皆所以明人倫舉其大者蓋莫外此然綜而言之謂其教則五事五典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夫師保氏所掌地官職也郅其纖悉其可不疏明之與且江西書院之重白鹿洞之規條鵞湖之會講皆學者平日希風自勵之所在也其悉著于篇

問察廉昉于西漢其時九卿察廉三公察廉郡國察廉縣道

察廉皆選舉實考課也我
皇上綱紀肅化嚴察吏治監司守令之賢否在
聖心選擧之中固非墨守古法者之所可得而仰窺然多士
之進而試于有司也非古訓其曷式與周禮小宰以聽官府
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灋廉辨所謂六
事以廉爲本與大宰八灋八日官計以弊邦治即小宰之六
計而虞書之三考黜陟與漢嘗立考功課吏法令丞尉治一
縣崇敎化無犯法者遷有盜滿三日不覺尉事也令覺之自
除尉負其罪舉相準如此法漢吏之賢卓卓可紀者何若與
江西在昔之官斯土者宋均之退姦貪進良善虎皆渡江而
東陳蕃之方峻謝客惟禮徐孺子獨孤及之服則琴書自娛
何易于之昔無儲今有餘若夫周子之辨分甯獄南昌黠吏

為斂迹朱子之多方振卹並給貧生得肆業謂非其可風者與生斯土也盍由是而博徵之夫所心儀于在昔者某氏某賢與尙其操他日臨民之左劵

問史記注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甚矣古人名實之義也夫社倉在民而不在官故便如其以事之涉而在官則先事之弊後事之累社倉且自受之何暇復顧饑歲之紓民哉我

國家縣置常平倉自雍正閒立法儲穀我

皇上仁心普被以時整飭官吏常平之糶實利及民原亦無藉于社倉今江西之社倉者何宋乾道社倉其實不自朱子始也隋長孫平請令諸州勸課當社共立義倉後又置社倉卽義倉意也唐亦置社倉義倉令畝稅二升其狹鄉據靑苗簿而督之此宋靑苗法之在官而厲民之原也宋亦復置義

倉社倉惟朱子振民于崇安是年有秋民願以粟償官後乃仿古法爲社倉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小饑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蠲之今之所行其若是與論者謂是倉處于諸邑之里社主于鄉曲之士君子脫遇阻饑朝取暮獲今蠹蝕者空倉無一粟之儲而吏胥且踵以至貧民豫必其難償不蒙一粟之貸而先後司社容隱訐告之不免然則仍社倉之虛名而受青苗之實害矣其何以修復朱子之舊使朱子之初心澤及于後世而在

朝廷亦得收民間自利之裨益與諸生詳關鄉里其直言毋隱

問古文時文之分蓋謂體裁也若其義與文約六經之旨以成文先正之名時文者皆自古文得之蓋六經之文皆文也

不獨秦漢以來我
皇上嘉惠士林
欽定唐宋文醇以疏其原以培其本復
御選四書文以懸之鵠而正其趨又復
頒唐宋詩醇以擇之風雅而博其趣斯皆先民所已由之大
道由乎此以上溯六經至近也至切也由乎此而深造有得
焉心術人品事業未必不于此而出夫人惟不學則已學焉
未有不有得者也今諸生之學于此三書也有年矣試與唐
宋十家文之所得若何且歐王曾皆鄉先賢也能言其所以
得者若何與唐宋諸家之詩其旨趣若何其立身行已若何
明代化治正嘉隆萬天崇之四書文風氣家數若何
本朝大家名家之文之所得若何諸生能就三書撮其大綱

而行文以自見與夫
朝廷待士至厚教士至切至備舍三書不學而徒希自進於
有司諸生豈其然與盍自言之

乾隆四十五年江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其時詩書殆有全經而禮未有成書故曰執禮然則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孔子所未見孟子所言又與之異後來疑周禮非周公所作然與詩書旣有成書何論語引詩多而引書少孟子又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周為孔孟本朝豈其四代之書史臣撰記精粗深淺之有未安而周書于鋪張揚厲之際有太甚與論語謂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試推言其所以不可不為之故且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若以風雅可采魯頌後諸篇具在詩固未

嘗亡也若以孔子删詩遂修春秋則此之作非列國赴告策書之體矣可得而申言之與加年學易一見於論語而四書更無易字今之十翼非孔子時書與繫辭皆孔子所作與且周子之太極非易之太極與我
皇上親校四庫全書首重經傳別擇收雜至精至備承學之士當觀其會通盡各抒所見以對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文體之正治道攸關我
皇上欽定四書文嘉惠士子俾理由此明道由此體立心由此其端而從政亦由此其達
諭旨頻頒復特舉有明歸有光黃淳耀
國朝熊伯龍李光地韓菼之文為之準則士子誦法有年矣試歷舉而深言之明代諸家之文

本朝諸家之文其得力于經得力于史得力于子得力于六經後諸古文辭者若何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考其人物學術政事蓋實有其原本而不可以易幾也夫是以
聖心諄切復
欽定唐宋文醇唐宋詩醇
頒于黌序俾由此學古深造以上通乎四子六經曰非徒人正其科舉之業今既寢食于斯矣盡深言文醇詩醇諸家之所得者若何臚其人之梗槩疏其文之關係大小可各見也
毋泛毋雜

問宋時郡縣學未徧立南渡諸先儒有書院之設所以爲上助行教化也理學之風振而宋史列道學傳矣朱子興白鹿洞請陸子爲諸生講論語義利之辨此至切也聽講者于

書院而科舉是習喻義則不利矣喻利則不義矣猶望其他日功名不苟且哉此陸子之明健所爲如棘斯拔也諸生以爲切入于心與不切入于心與目明誠兩進抑敬義偕立朱子白鹿洞賦之心也易與中庸盡之矣然則讀孔孟書于何而求其從入之端與程子視聽言動四箴論語集注錄之范浚心箴孟子集註錄之諸生試融會貫通而一串言之我

皇上學貫天人道崇洙泗建學至承德府塞上從古未有而直省書院徧設膏火凡以望多士之胥歸于實學公輔器也封疆任也著作材也我　國家將厚賴之

問士習爲民風所繫民風之淳必先士習之端我

皇上深仁教育整飭體卹

諭旨屢頒周詳愷摯于士于民以時孚化盍協氣其翔洽矣

夫士之與民同此州閭族黨故家巨室寒門小戶之所依賴
而率從自有爲橫于鄉里者而民氣始競也馴而擾之一歸
于禮王制六禮一曰鄉鄉飲酒鄉射也鄉飲酒義蓋儀禮有
其事而禮記釋其義也正義謂此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
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
祭皆謂之鄉飲酒然則鄉飲酒之禮試言其義舉而行之其
易易與鄉射之禮試言其義舉而行之其易易與凡此齒讓
之敎孝弟之生觀聽之親不言而喻且六禮之首曰冠試枡
言其義行之可易易與由是州閭族黨歲時伏臘貴賤之不
相陵貧富之不相耀人無爭鬭而獄訟息俗鮮譸張而田宅
卑諸生其引據禮經而言之亹亹也
問吏治輒以循吏稱首史記循吏奉法循理之吏也於是應

舉者皆習于兩漢書守令之故事而實學不存焉吏治之實
求之論語可有餘師矣論語言政大之治天下小之治一邑
今試舉問政諸章之近于守令者切實言之以申其義大江
南北官于斯與產于斯者諸生平昔嚮慕必有其先哲名賢
試舉一二切實言之以見其志夫策必歸于治道董子天人
三策是已諸生能究言之與文章足以華國而不足以治國
議論切于濟時而不切于救時此宋人試策也策之所重非
徒記誦端在言其可以實措諸施行者我
皇上訓飭吏治隨時隨地纖悉之洞照諸生既進于有司者
敷陳之以為
當宁獻

擇石齋文集卷第四 終